

# 《成佛之路》

## 第八集《金刚经》六译同宣

妙印如解 —— 第十六讲（无录音·增补语）

——妙印法师亲躬整理（2018年冬季—2020于武夷山）

### 附 录

「般若·波罗蜜·多」法，是一切众生成佛的‘唯一’方法

般若波罗蜜多法（不生不灭之法），是成佛的唯一途径和方法！换句话说，‘如·是’是成佛的唯一途径和方法！除此之外的所谓‘成佛法门’，都属‘外道、异说’。

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‘般若’，或‘性’，是整个宇宙里，唯一真实存在的一个‘不生不灭·法’，没有第二个，而且唯有依‘不生不灭’法，一切众生，才能成佛，所以，成佛的法门，成佛的途径，是唯一的，即：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或‘如是’法门！般若，即是‘真如本性’，或是‘真心’，或是‘菩提心’，或是‘如心’，‘名字’虽多，东西却是一个。如同，‘一个’人，有‘多个’名字一样。

《楞严经》云：【若于因地，以‘生灭心（法）’为‘本修因’，而求佛乘‘不生不灭（心法）’，无有是处！】——这是辨别佛教‘正法、邪法’或者‘了义、不了义法’的唯一标尺。当知：‘般若·波罗蜜·多’法，或者叫‘如是’法，是‘因地’和‘果地’的唯一的‘不生不灭·心’法。任何一宗一派的‘成佛法门’，只要脱离了对‘不生不灭心法’的体悟和

修持，都将是‘背道而驰’，‘偏离佛道’的歧途。切记切记！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是唯一的‘佛正法眼’。

提到‘佛正法眼’，迫不得已，提醒‘三个误区’，仅供‘修行者’参考。首先声明：若有认为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是‘假经’的人，以及认为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大乘法，‘不是佛说’的人，敬请忽略这一段的提示。

其中，有‘两个误区’，都‘自称’所修持之‘法门’，皆是‘无上乘、最上乘’法门，而且是‘高于’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法门的无上法门。

请看《金刚经》中佛陀所言：【以要言之，此般若波罗蜜多，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‘功德’，如来为发‘大乘者’说，为发‘最上乘者’说！】，又【如来今者，所说‘法门’，普为发趣‘最上乘者’作诸义利，普为发趣‘最胜乘者’作诸义利。……为欲饶益‘趣最上乘’诸有情故，为欲饶益‘趣最胜乘’诸有情故！】佛陀金口玉言，‘般若波罗蜜多’是成佛的最高、最胜、无上、无上上‘法门’，世间不可能另有一个高于‘般若’之上的‘无上乘’成佛法门。

**误区之一：**『‘拈花·微笑’公案所传之‘正法眼藏’，是高于‘般若·波罗蜜·多法’之上的无上乘法。』这种‘认知’是个大误区，而且是‘由来已久’的误区。由于这个‘误区’的存在，导致历史上乃至现代的许多‘禅人’，排斥‘受持读诵’佛陀的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甚至到了排斥‘一切经典’的程度。‘佛经教理’所示之‘心性’，与‘参禅’所悟之‘心性’，本是同一个‘心性’，却被‘误解’成了有‘高下和优劣’

之分的两个东西。

问：“为什么会是这样？”答曰：“理由就是，为了‘不立文字’！”

行者当知，‘拈花微笑’公案，本是世尊，借用六根的‘动作’，或肢体语言——‘拈花’这个‘动作’，来显发‘不生不灭·性’‘妙用’的一个公案，通过‘用或作用’而显发‘本性或本性空’——即‘正法眼藏’。而迦叶尊者，就是当时在现场‘破颜’一笑的‘领悟’者，是世尊用‘动作语言’启发和认知‘本性’的‘当机’者，或者说，是在‘肢体语言’引导下而‘明心见性’的当机者。

而佛陀在世时期的‘演讲’（说‘法’三百余会）和佛陀涅槃后遗留下的‘佛经’——书籍文字（早期的‘贝叶经’，乃至《乾隆大藏经》等），比如：大乘部所有相关的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或者《大般若经》等，则是世尊用‘音声相、言说相，或文字语言相，’来显发‘不生不灭的本性’，引导当机者‘明心见性’的主要方式。

《拈花微笑公案》与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，本来都是引导行者‘开悟心性’的前方便，是显发‘佛性或本性’的两种手段和方式，前者用‘动作’，后者用‘文字’，方式虽不同，而显发的‘密旨’，则是同一‘正法’，都是指向‘佛性’或‘本性空’，都指向‘大乘佛法’，都是指向如来‘正法眼藏’、‘清净法眼’或曰‘佛正法眼’。

如《决疑经》中云：【……，如来教示，亦复如是，‘教传’、‘心传’，示相不同，于理一同。言教，令悟‘心性’理，令成佛道；传‘心理’者，以心传之，得‘心性’理，令成佛道。……，若有学人，谓：‘教理’

与此‘心理’，有所差别，是即‘外道、天魔’所说，非唯不知‘诸大乘经’所说之理，亦不知我受‘一心’之理。】

很明显，两种显发‘佛性’或‘本性’的方式，起到了‘异曲同工’的效用，二者所指之‘密’，是同一个‘如来密因’，绝对不是‘两种密、两个东西’而有‘高下’之分，都是指同一个东西——‘真如本性’。

这个误区，就好比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诸葛亮，是比‘孔明’更伟大的人物。”当知，诸葛、孔明本是一人，拈花、般若，同指一性。

所谓‘不立文字’：本是用来启发‘行者’，首先要不执着‘文字相’；其次要知道，它是从‘肢体语言’上去体悟‘佛性’的一种‘前方便’，也是‘行者’在‘实修’时，应该保持的状态；更要清楚的是：‘如’中，或‘真如本性’中，或‘正法眼藏’中，绝对是‘一法不立’，何况‘文字’？

所谓‘教外别传’：乃是开示‘行者’，要知道‘佛陀真义’不离教体，同时‘不在教中’，离一切‘言教’文字相，离一切‘言教’言说相。行者当随‘教’提示、随文作意而入‘实观’；依‘教’提示，体悟‘教外之义’而入‘实相’；依‘教’提示，寻求‘言外之义’而入‘实修’，这才是‘教外别传’之真义。先‘依’教，后‘捨’教，契入教外之‘教所指真义’，这就是‘教外别传’，‘别传’的东西，就是‘如’。

如《决疑经》中云：【… … 如是妙智，从何处來？皆从凡夫久远心來。其久远‘心’，等诸‘佛心’，是为‘法身’，是名‘成佛’。得见是‘心’，非在‘言教、理诂、理解’文字之中，但在以‘心示’中，不假

三昧，不期感果，因緣熟时，凡夫即见，是故佛道，传于凡夫，人中不绝。】

大乘心法，离‘教’无传，不管是‘身教’，还是‘言教’；

大乘心法，不捨‘教’体，不离‘文字’，不契‘实相’，亦无得传！不管是‘出家’，还是‘在家’。

如《决疑经》中云：【迦叶白言：“世尊，此见‘性’道，应唯比丘，行此道哉？亦诸在家，可普行哉？”

佛言：“天王！心性之道，出家、在家，天龍鬼神，皆悉具足，何可限之比丘耳？唯有在家、出家‘行相’，于‘相异、非一’，其出家行。”】

当知：‘读诵和思惟经义’，比如《大般若经》文字版或音声版，则是启发‘行者’，从‘文字、语言’相上，去理解和体悟‘佛性’的存在，是引导行者走向‘真实体悟佛性’的前方便。思惟经义，本来是行者在‘解悟’过程中的状态，而非‘实修’时的状态。

‘动作示导’和‘文字教体’，‘方式’虽不同，‘目的’是一个，都是为了诱导行者‘发菩提心，或明心见性’而已。纵观历代公案，祖师启发后学，无非是用‘动作’，或者用‘说教’，或用‘经典文字’，去诱导行者走向‘明心见性、悟后起修’，无一例外。

禅宗初祖‘达摩祖师’，用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简称《楞伽经》四卷，以‘开示、印证’行者‘心性’；五祖弘忍，六祖惠能，用《金刚经》‘般若·波罗蜜多’法，以开导禅人，‘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’。近代禅宗五脉传人‘虚云老和尚’，不单单示人‘参念佛是谁’，更是劝人受持参悟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原经文，以开悟‘心性’而‘悟后’起修。老和尚禅



七‘开示’中，多次提及‘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’，以提醒有缘人从‘闻性’开悟！由此可见，祖师大德，并没有因偏执‘拈花公案’的‘不立文字’而排斥或废弃‘大乘经典’之文字教理！

下面，我们介绍一下‘拈花微笑’公案的出处。

【佛告迦叶：“吾以‘清净法眼、涅槃妙心、实相无相、微妙正法’将付于汝，汝当护持，并敕阿难，副贰传化，无令断绝。”而说偈曰：“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付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”】

此文出自《隆藏》「五灯会元」第一卷，是世尊亲自给迦叶尊者‘传授心法’的记载，这段文字的关键点是：没有出现‘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’之说。同一个公案，‘说辞’却不样。即使没有提到，试问：这段‘文字’，能叫‘不立文字’吗？算得上是‘教外别传’吗？这段文字，本身是不是‘已经立了文字’？这段文字，算不算‘文字教体’？不立文字，而有文字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？

同样一个‘正法眼藏’的‘传授’过程，出现了多个版本：【世尊在灵山会上，拈花示众。是时，众皆默然，唯迦叶尊者，破颜微笑。世尊曰：“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付嘱摩诃迦叶。”】此是网上摘录，据说出自《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》。此《决疑经》，在《乾隆大藏经》里没查到。网络上的东西，大都有删漏添加和修改，参考时应务必慎重。

经查，此《决疑经》同一‘经义’的‘原经文’有三版：

一、被近代人‘整理修饰’过的‘原经文’如下：【于时，长老‘摩诃迦叶’，见佛拈华，示众佛事，即今廓然，破颜微笑。

佛即告言：“是也。我有‘正法眼藏’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总持任持，凡夫成佛，第一义谛，今方付属摩诃迦叶。”言已默然。】

二、‘未被整理过’的原始原经文：【于时，长老‘摩诃嘿’，见佛拈华，示众佛淳，即今‘廓松’破颜微僕。佛即告言：“是用”。

“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扣，不立文‘存’，教外别‘[?]’，总持任局（总持一切处），凡夫成佛，第·一义部，今方付帽，摩诃迦逢，苴已默燃。”尔时，尊者摩诃迦燕，即从座趋，顶礼佛混，而白佛清，世尊妙……】这是最‘原始’原文，参究此段‘原经文’，才有实义。

三、‘后续’未被整理的原始经文：【……尔时佛告摩诃迦叶：“宿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心，不立文嚎，外饗有智，‘无吾’得‘因缘识’，今如付篇，摩诃迦涌、熾诃迦黑，未来世中，奉事诸灌，由得成佛，”……。】

前面上一段经文的重点是：‘混’和‘心’，以及‘不立文存，教外别[?]’。为什么把‘不立文存，教外别[?]’，‘整理’成了‘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’？为什么‘混’改成‘涅槃’？为什么‘心’改成了‘妙心’？‘心’字，是佛门自造字，如‘佛’字属自造。此字造得很好，心，广大之心，不就是‘真如佛性’吗？

‘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或涅槃妙心’——即：‘正法眼藏’里，混融着，或浸含着‘不生不灭的、微妙而广大的‘寂静真如心’……

其意思是多么得明确，为什么要给改了‘字’呢？把‘混’或‘浸’改成‘涅’？

‘教外别「」’，「」里为什么安一个‘传’字呢？若换成一个‘义’字呢？即成：“不立文存，教外别义。”——真如本性，正法眼藏，不离‘文字’示导，不存于‘文字’之中，或‘不立文而本存’；不离‘教诲’开示，而得‘教外之真义’。这才应该是经文本义。

‘不立文存’及‘不立文嚜’，都是原始未被改编的‘原经文’。请多多参究其义。

若强执‘不立文字、教外别传’，试问：此《决疑经》是不是‘文字’？此《决疑经》是不是‘教体’？这岂不是自相矛盾？佛陀的本意，本来是说——所传之‘心’中，没有‘文字’，没有‘教理、或教体’，离‘文字’，离‘教体’，一法不立，一切皆无，唯一‘妙心’之显发，如如不动，即：正法眼藏。

有说此《决疑经》是伪经者。鉴别佛经‘真、伪’，不能按‘部’划分。不能说，这‘部’经是伪造的，那‘部’经是真经。当知，任何‘一部经’里，里面都有‘真言’，也有‘糟粕’。‘真言’相对多的，就是‘真经’。‘糟粕’比较明显的，就是‘伪经’。

一定要知道，在‘真经’里，不可能句句是‘真言’；在‘伪经’里，也不可能句句都是‘糟粕’。所以，一部经，任何一部经，都不能直接全判‘整部经’是真、或是假，重点要甄别‘经文’里面的‘真言’，或‘糟粕’。建议：对待任何一部经，要取其经文之‘真言’，弃其‘糟粕’之经文。



此《决疑经》，因涉及‘拈花微笑’公案之出处，而不得不对其参研，其中的‘真言与糟粕’，请‘行者’自己去鉴别吧。

误区之二：『‘乐空双修’法，是高于‘般若·波罗蜜多’法之上的、另一个‘无上乘法’，是能‘当生即身成佛’之无上密法。』这也是个误区，几乎是许多‘修行人’的地狱陷阱。

我们是‘讲理’的，是讲‘佛理’的，是依‘佛理’而‘就事论事’的，从‘成佛的原理’，来参究这个‘成佛的方法’，究竟是‘可行’，还是‘不可行’，仅此而已。只探讨‘这个方法’的‘正、误’，不涉及任何选择这个‘修行方法’的人，更没有任何贬低排斥之义。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；一切众生，本来是佛。大家成佛，是早晚的事，一切众生与佛平等，至于在‘因地’，选择修什么‘法’，是‘正途’，还是‘偏离’，皆各有‘因缘’，不可强求。

为什么‘乐、空’双运之法，不是成佛的修行方法？

答曰：“‘乐、空’二法，是‘生灭法’，不是‘不生不灭法’。此‘乐’，是因欲而起之‘乐’，是‘触尘’，是‘有生有灭’之法，任何人都能‘体悟’这一事实：欲行则生，欲了则灭。（此‘乐’，绝非寂灭之‘乐’，绝非‘常乐我净’之恒‘乐’！只有入‘涅槃寂静’，才会有‘常乐我净’。‘不生不灭心’都没有体‘悟到’，哪里来的‘常乐我净’之‘乐’？）；空，亦复如是，亦是‘有生有灭’之法。空，若是理解成‘什么都没有’，则入‘顽空’，堕小乘见，更不是成佛之法，如《楞严经》中迦叶尊者对佛所言：【我于往劫，于此界中，...唯以‘空寂’，修于‘灭尽’，...，我以

‘空’法，成阿罗汉。】可见，修‘空法’不能成佛。

空，为什么是‘生灭法’？

如《楞严经》中云：【空‘生’大觉中，如海一沤发。】既然，空有‘生’，必然，就有‘灭’！而修‘生灭法’，以‘生灭法’作为成佛的‘本因’，如同‘将沙当米，蒸求米饭’，纵经驴年马月，终无‘米饭’可得！故知‘乐·空’之‘生灭法’，绝对不是‘成佛之方法’。因为，只有‘不生不灭法’才是‘成佛正因’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的‘二决定义’便是‘佐证’。

又《楞严经》云：【佛言：“阿难，汝今欲令‘见闻觉知’，远契‘如来·常乐我净’，应当先择‘死生根本’，（死生根本，即：妄想心或生灭心。择，即挑选出来，弃捨而不依，谓之‘择’。）依‘不生灭·圆湛性’成，——以‘湛’，旋其‘虚妄灭生’（以清净无为，止息‘生死根本’——妄想，或曰‘妄尽’。），复还‘元觉’，得‘元·明·觉·无生灭’·性，（回归自性本觉，即：识——‘见闻觉知’·性，或‘识精’，或曰‘还源’。）为‘因地’心，然后圆成‘果地修证’。

以诸众生，从无始来，循诸色·声（等六尘及六根），逐念流转（依妄想心而生死轮回），曾不开悟‘性净·妙常’（识精），不循所‘常’（不观守‘识精·真性’），逐诸‘生灭’（虚妄灭生），由是生生‘杂染流转’。

若弃‘生灭’（离一切妄想），守于‘真常’（如），‘常光’现前，（如如如，‘见闻觉知’性，融一成‘如’，根‘性’显发，即常光现前。）根·尘·识心，应时销落。想相（妄心）为尘，识情（识精——即：真·妄和合之‘因地心’，即此处之‘真常’，或‘混浸涅槃·妙忘’。）为垢，二俱远离，则汝法眼，应时清明，云何不成，无上知觉？”

佛言：“是以汝今，离暗离明，无有见体（见性）；离动 离静（色动、色

静，或有声、无声），元无听质（听闻性）；无通无塞，嗅性不生（嗅闻性）；非变非恬（淡），尝无所出（味性不显）；不离不合，觉触本无（触性）；无灭无生，了知安寄（知性不发）。

汝但不循‘动静、合离、恬变、通塞、生灭、明暗’，如是十二‘诸有为相’（即：六根及六尘。明暗，眼及色尘；动静，耳及声尘；通塞，鼻及香尘；恬变，舌及味尘；合离，身及触尘；生灭，大脑及法尘。），随拔一根，脱黏内伏（外不‘着相’为脱黏，内不‘起心’为内伏。），不由前尘（六尘六根），所起‘知见’，伏归‘元真’，发本‘明耀’，‘明’不循根，寄根‘明’发（借假修真），耀性发‘明’，诸余五黏，应拔圆脱。由是六根，互相为用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今汝诸根，若圆拔已，内莹发光，如是浮尘，及器世间‘诸变化相’，如汤销冰，应念化成‘无上知觉’。”】

其次，《楞严经》文殊菩萨拣选圆通时讲：【若以‘空’性观，昏钝先非‘觉’，无‘觉’异‘菩提’，云何获圆通？】这里这个‘空性’，就是指‘空’本身，是纯‘空’，里面不包含着‘觉性’；此处‘空性’的‘性’，是‘空’之自体之‘性’，是‘生灭之性’，是‘不存在之性’，无自性，而非‘不生不灭之佛真性’。故说：无‘觉’异‘菩提’。觉，就包含着‘不生不灭的真性’，观‘空’，而‘空’中无‘觉’，若无‘觉’，当然就不是‘菩提法’。不是菩提法，就不是见‘性’法；不是见‘性’法，怎么能成佛？

纯‘空’之法，是‘罗汉法’，不是‘大乘成佛之法’！由此可知，‘乐’

法，‘空’法，二者都不是‘成佛之因’。‘因’都不是，何来‘正因’？

再者，若住‘乐、空’法，能够成佛，那么，同理，住‘苦、空’之法，也应能成佛！如此，一切众生都在‘苦、空’中煎熬，世间一切人，岂不是‘不用学佛’，就可以‘成佛’了吗？承受着‘苦难’，就成佛了。有这个道理吗？

【佛说：“乐、苦，非‘道因’！”】受‘乐’，受‘苦’，都不是‘成佛之因’。人，‘有为’之‘乐’，乐不过‘天人’；‘有为’之‘苦’，苦不过‘地狱’。若住‘乐’或住‘苦’都能成佛，无有是处。

《隆藏》第55册453页，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摘录：【尔时世尊，语憍陈如言：“汝等莫以小智，轻量我道‘成与不成’，何以故？‘形’在‘苦’者，心则恼乱；身在‘乐’者，情则乐著，是以‘苦、乐，两非道因’！譬如钻火，浇之以水，则必无有‘破暗之照’。钻智慧火，亦复如是，有‘苦、乐’水，‘慧光’不生，以不生故，不能灭于生死黑障。今者若能，弃捨‘苦、乐’，行于中道，心则寂定，堪能修彼‘八正圣道’，离于生老病死之患。我已随顺中道之行，得成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’。”】

《隆藏》第111册336页，《释迦谱》里，亦有以上‘完全相同’的经文。也就是，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与《释迦谱》记载了同样的‘经文’。

何谓八正圣道？

一者、无我见，是正见；如而无见，是圣见。

二者、不思维，是正思维；如而无思维，是圣思维。

三者、不语，是正语；无语而如，是圣语。

四者、不作，是正业；无作而如，是圣业。

五者、无所住，是正命；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圣命。

六者、无想，是正念；无想而起如，是圣念。

七者、无所着，是正定；净如相继，是圣定。

八者、不取相想，是正精进；如如不动，是圣精进。

又，《贤劫经》中云：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继‘释迦牟尼佛’之后的下一尊将要出现世间的佛陀是：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试想，从现在到弥勒佛出世之前，将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人说是57亿6千万年，（其实是‘前人’看错了一位小数点，应该是5亿7千6百万年左右。）按照‘一生即身成佛’的理念，在5亿年当中，将会有多少‘一生成佛’的佛陀诞生？如果真的有这么多‘乐空行者’，都将在弥勒成佛之前‘成佛’，那么，世尊所说的《贤劫经》乃至《佛说弥勒下生经》到底是真的？还是假的？世尊的‘授记’预言还靠谱吗？

其次，又有哪部佛《经》，能证明佛陀曾经为这么多‘乐空行者’授记‘成佛’？又有哪部佛《经》，佛陀曾经说过：“‘乐、空’法可以成佛。”而且，是在‘弥勒菩萨成佛’之前成佛？特别要注意的，此处问的是：是哪部佛陀的‘佛经’，而不是哪个人或哪位大士的哪部‘论’，别把人造的‘论’当成佛说的‘经’。别拿‘论’当‘经’说事儿。

什么是‘心之本性’？答曰：“心之本性，就是‘本性空’，就是‘清净法身’，就是‘如来藏’，就是‘佛正法眼’，就是‘真如本性’，就是‘常乐我净’，就是‘涅槃寂静’，就是‘不生不灭’，就是‘般若波罗蜜’，就



是一切众生本具之‘佛性’，就是宇宙中唯一真实的存在。”

什么是‘乐空不二’？答曰：“如同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故有‘色空不二’；乐即是空，空即是乐，故说‘乐空不二’。然，‘乐、空’二法，乃是‘不生不灭·真如本性’的‘幻生幻灭’之法，是‘缘起性空’而‘无自性、无自相、无所有、不可得、不存在！’之法；当知‘苦空不二，声空不二，香空不二，乃至法空不二，等等’，亦复如是！统统皆是‘幻生幻灭’的‘不二之法’。修行人，若‘住’、若‘守’、若‘修’此等任意‘生灭幻化’之‘法’，而求成就‘不生不灭’之‘无上佛道’，无有是处！

只有完全彻底地捨弃：一切有为‘生灭与空’之法（‘乐、空’等一切‘生灭之法’皆在‘弃捨名号’之中），我们才能真正有机会契入‘不生不灭’的‘真如本性’之法，从而得以成就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无上正等菩提’，这才是佛陀开示的正真‘成佛之道’！

若说：心之本性，就是‘乐空不二’，或是‘色空不二’，或是‘一切法空’不二，就如同说：镜子，就是镜中之‘山影和树影（二者不二）’；又如同说：乳牛，就是‘水、乳不二’的牛奶。若把‘心之本性’比作‘镜子或乳牛’，则‘乐、空不二’就好比‘山影、树影不二’或‘乳、水不二’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不可以把‘奶水’认作‘乳牛’；也不可以把镜中之‘影’，认作‘镜子’！把‘乐空不二’认作‘心之本性’，亦复如是‘不可以！’

当知，‘乐、空’二法，是‘心之本性’所‘幻生’，而绝非是‘心之本性’之‘自身’；‘奶水’是乳牛所产而绝非是‘乳牛’；山树之‘影’

是镜子所显，而绝非是‘镜子’。事异理同，其余诸法与空不二，亦复如是，善思念之。

又，‘心之本性’与‘乐、空’二法，如‘形’之与‘影’。追‘影’而必失其‘形’；住‘乐、空’而必背迷‘心之本性’，亦复如是。

《心经》云：【三世诸佛，皆以‘般若·波罗蜜·多’成就‘无上菩提’。】又【故知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！】除了‘般若波罗蜜多法’，佛陀没有提到用其他任何方法或途径‘成佛’。其次，三世诸佛，又是指‘谁’啊？试想：过去佛，已经涅槃；现在佛，正在度化众生；而未来佛，是指谁啊？不正是包括‘你我他’都在内的、未来世的一切众生吗？

《金刚经》云：【一切‘贤圣’，皆以‘无为法’而有‘差别’。……一切诸佛，皆从此‘般若·波罗蜜多’法门生。】若‘有男有女，有身有脉，有乐有空，有出有入’，这是‘无为法’吗？这是成就‘圣贤’之无为法吗？

过去佛，现在佛，都是修‘般若波罗蜜多法’成就的，没说过用其他方法啊？我们也会无一例外地要修‘般若波罗蜜多法’的啊，不是吗？难道《心经》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也是‘假’的？也是‘不了义经’？请一定善思维之。

又《决疑经》中，我们取其其中之‘真言’——

【佛告摩訶迦叶：无有余法，唯一‘心性’，过去诸佛，现在诸佛，未来诸佛，已说、今说，当入而已。】

一切诸佛，依一‘心性’，已成佛道、现成佛道、当成佛道，一切众生，亦复如是。若谓余法，尚有更一，‘诸佛成佛，众生成佛’，即外道说，非七佛说，非十方佛说。... ..

天王！唯有信心，能入是‘最上道’，云何起信？不依‘心性’，他不成佛。所以者何？于‘心性’外，无‘成佛’路！如是了知，真实求者，能入是道。一切众生，唯依是法，当得成佛。

天王！或有知见‘心性·妙宝体’者，‘知见’之时，即体‘妙理’，无放无离，行住坐卧，心身‘融一’，见闻觉知——根性‘融一’，如是修行，即行佛道。在家菩萨、出家菩萨，非异非别，唯以‘融一’之道，我于即时，成佛道已，世間、出世，修行无咎。】

又【尔时世尊告摩诃迦叶言：“摩诃迦叶！七佛所说，无有异路；诸佛成道，无有异法，唯以是‘一知见’，‘明’见自己‘一心’，实相性理，即成佛耳。若有‘他’法，令‘成佛’者，即是‘天魔波旬’邪法。”】

### 误区之三：『佛门‘壁观’，误传成‘闭关’。』

‘壁观’和‘闭关’，听起来是同一个词语，虽‘音’同而‘字’不同。因‘字’不同，意思却有着‘天壤之别’。‘闭关’，是历史上，直至现代，很多‘修行人’所向往的、‘神秘’的修行方式。殊不知，真正的‘闭关’，是‘壁观’，是‘如是安心’！不是把自己‘关进一个封闭的房子’里！

如果是现代修行人问：“什么是闭关？”

回答是这样的：“‘闭关’，就是‘壁观’。”

又问：“什么是‘壁观’？”继答曰：“如是安心，谓‘壁观’也。”

行人当知：安心不动，如如不动，就是真正的‘闭关’！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是‘闭关’！与你的‘身体’住在哪里，关在哪里，无关！如果‘把身体关起来’、‘把身体活动控制在一个狭小而指定的空间范围之内’、‘有人送饭、与世隔绝’就是‘闭关’的话，那么，监牢里的‘犯人’，个个都在‘闭关’。

或问：“这样理解‘闭关’，有什么根据？”答曰：“根据，来自唐朝佛门律宗祖德——释道宣律师所撰之《菩提达磨传》。此《传》收录在《乾隆大藏经》第113册，续《高僧传》第16卷，526-527页。现将原文恭录如下：

## 菩提达磨传

续高僧传卷第十六（上）  
齐邺下 南天竺僧 菩提达磨传

唐·释道宣 撰

摘自《乾隆大藏经》第113册，第526-527页，《续高僧传卷第十六上》唐释道宣撰。或《永乐北藏》第148册，第890-892页，《续高僧传卷第十六上》唐释道宣撰。

【菩提达磨，南‘天竺’婆罗门‘种’，神慧踈朗，闻皆晓悟，志存大乘，冥心虚寂，通微彻数，定学高之，悲此边隅，以法相导。

初，达‘宋’境南越；末，又北度至‘魏’。随其所止，诲以禅教，于时合国，盛弘‘讲授’，乍闻‘定’法，多生‘讥谤’。

有‘道育’、‘慧可’，此二‘沙门’，年虽在后，而锐志高远。初逢法将，知‘道’有‘归’，寻亲‘事’之，经四五载，给供谘接。

感其精诚，诲以‘真法’——‘如是安心’，谓‘壁观’也；‘如是

发行’，谓‘四法（行）’也；如是‘顺物’，教护讥嫌；如是‘方便’，教令不著。

然则，入道多途，‘要’唯‘二种’，谓：‘理’、‘行’也。

（‘理’者）藉‘教’悟‘宗’：深信‘舍生’，同一‘真性’，客尘障故，令‘捨伪归真’，‘凝住·壁观’，无自、无他，凡、圣等一，坚住不移，不随‘他教’，与‘道’冥符，寂然无为，名‘理入’也（理）。

（‘行’者）行入‘四行’，‘万’行同‘摄’。（降伏其心之四种前‘方便法’）

初、‘报怨’行者：修道苦至，当念往劫，捨本逐末，多起爱憎。今虽无犯，是我宿作，甘心受之，都无怨诉。经云：“逢苦不忧，识达故也。”此心生时，与道无违，‘体怨进道’故也。

二、‘随缘’行者：众生无‘我’，苦乐随缘。纵得荣誉等事，宿因所构，今方得之，缘尽还‘无’，何喜之有？‘得、失’随缘，心无增减，违顺风静，冥顺于法也。

三、名‘无所求’行：世人长迷，处处贪著，名之为‘求’。道士悟‘真’，‘理’与俗‘反’。‘安心’无为，形随运转。三界皆苦，谁而得安？经曰：‘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也。’

四、名‘称法’行：即‘性’净之理也。

磨以此法，开化魏土，识‘真’之士，从奉归‘悟’，録其言语，卷流于世。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，游化为务，不测于终。】

或问：“壁观、壁观，何者为‘壁’”？答曰：“‘内壁’是身，身外一切六尘境界，皆属‘外壁’。修行人，当‘面壁而观’，净观‘自性’，观



‘如是’，观‘如来’，观‘真如’，观‘清净法身’，观‘实相’，观‘自在’……以身为壁，哪里不能‘壁观’？哪里不能‘闭关’？随缘随处，皆是‘闭关壁观’处。切记：没有‘壁观’，不是‘闭关’。

至此，娑婆世界，乃至十方一切世界，一切众生，唯一的‘成佛之路’，就是《般若波罗蜜多》，或《如是》，即：‘如是安心’，还有什么疑惑吗？

‘三误’若能‘消除’，何愁不能早日‘开悟’？敬请善思念之。

——应无所住，而生‘无上菩提心’。(End)